

走出峽地

鄭清文的人生故事

鄭谷苑 著

鄭清文

走出峽地 鄭清文的人生故事

- 作者 鄭谷苑
美術設計 江宜蔚
主編 胡金倫
副總編輯 林秀梅
總經理 陳蕙慧
發行人 涂玉雲
出版 麥田出版
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
100台北市中正區信義路二段213號11樓
電話：(886) 2-2356-0933 傳真：(886) 2-2351-6320、2-2351-9179
- 發行 英屬蓋曼群島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
104台北市中山區民生東路二段141號2樓
客服服務專線：(886)2-2500-7718；2500-7719
24小時傳真專線：(886)2-2500-1990；2500-1991
服務時間：週一至週五上午09:00-12:00；下午13:00-17:00
劃撥帳號：19863813；戶名：書虫股份有限公司
讀者服務信箱：service@readingclub.com.tw
- 麥田部落格 <http://blog.pixnet.net/ryefield>
香港發行所 城邦（香港）出版集團有限公司
香港灣仔軒尼詩道235號3樓
電話：(852)2508-6231 傳真：(852)-2578-9337
E-mail：hkcity@biznetvigator.com
- 馬新發行所 城邦（馬新）出版集團【Cite (M) Sdn. Bhd. (458372U)】
11, Jalan 30D / 146, Desa Tasik, Sungai Besi,
57000 Kuala Lumpur, Malaysia.
電話：(60)3-9056-3833 傳真：(60)3-9056-2833
- 印刷 成陽印刷股份有限公司
初版一刷 2007年12月1日
ISBN 978-986-173-327-2
售價 NT\$280

城邦讀書花園

www.cite.com.tw

書店網址：www.cite.com.tw

Printed in Taiwan

版權所有·翻印必究

本書如有缺頁、破損、裝訂錯誤，請寄回更換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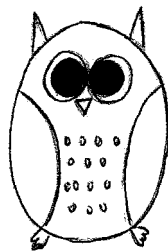


財團法人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贊助出版

鄭清文的人生故事

走出峽地

鄭谷苑
著



獻給我的父母
政雄
和台灣

目錄

· 序曲	大王椰子的風景	9
· 一	懵懂時期 童年記事、初中與終戰	23
· 二	青澀的歲月 文學的啟蒙時期	51
· 三	社會的試煉 畢業與就業	69
· 四	另一條道路 大學生活與開始寫作	83
· 五	習作與轉變 工作，家庭，與創作	105
· 六	創作初期 故鄉與自我	125

· 七	創作中期 8歲至88歲的童話	151
· 八	文學與文化的一些看法	171
· 九	寫作與得獎	197
· 十	現代英雄 對傳統的反叛	213
· 十一	所謂美食家 五彩神仙	229
· 結語	謙卑的收集者	239
· 我的阿公	◎丁士欣	253

英國讀者

從小閱讀愛麗斯夢遊仙境，也讀狄更斯

台灣的讀者

我們讀什麼長大

序曲

大王椰子的風景





鄭清文國際學術研討會請柬。



2006年國立中正大學台文所舉辦之「鄭清文國際學術研討會」。

2006年5月，我參加了國立中正大學台文所主辦的「鄭清文國際學術研討會」。

這次會議有很多國內外的學者參與，或者發表論文，或者負責評論。為期兩天的會議，討論的範圍涵蓋了鄭清文將近五十年寫作的成果，長、短篇小說，童話，以及評論。是一場很精采的研討會。

不過，除了聽到這些精采的論文，我個人有不少收穫之外，以一個觀察者來說，我還發現了一個有趣的現象。可能是鄭清文先生本人也在場的關係，在整個會議中，不時的會有演講者一邊發表演說，一邊說「不知道鄭清文先生當初寫作時，是否有這樣的意圖？」、「不知道鄭清文先生對於這點有沒有什麼意見？」等等。也有人說「也許等一下可以請鄭先生做個補充」之類的話。我一邊聽著，心裡在想，要瞭解一篇文學作品，是不是一定要瞭解作者本人的看法和說法？讀者的看法是不是一

定要和作者一樣？作者的看法是否就是「標準答案」？再進一步的說，要瞭解作者對自己作品的看法，又是不是需要瞭解作者這個人才行？

當然，這個問題在文學裡，並不是一個新的議題。只是人在現場，感受特別清楚。

在場的學者也有提到，作品一旦被創作出來，就應該獨立於作者而存在，作品本身就有了獨立的生命。意思就是說，讀者可以不用管作者創作時的意思，讀者可以有自己的解釋和看法。我知道，鄭清文本人也相當贊成這樣的態度。他說過，寫出來的作品，就像生出來的孩子。孩子出生之後就是獨立的生命，作品也一樣。

話雖然是這樣說，但是當我們想要去瞭解一幅畫、一部電影、一首詩，或是一篇小說，也常常很自然的會想要去瞭解畫家、導演或作家心裡的想法（所以現在很多電影的DVD，會有雙碟版，導演版。導演還常常跳出來，從劇本，攝影，到布景，一一仔細的說明自己的意念）。我



在會場與李喬合影。



在會場與韓國金良守、金尚浩、趙洪善三位教授合影。

們瞭解了創作者的某些想法，也許不是為了獲得一個「標準答案」，而是這些相關的資料，可以幫助我們和作者建立起某種連結。雖然我們不一定要完全同意作者，但是瞭解了作者，瞭解了作者的想法，總是比較能對作品有更清楚和深入的看法。

請讓我舉一個例子來闡述一下。2005年，瑞士洛桑貝嘉舞團來台灣，表演名聲響亮的現代舞〈波麗露〉（1961年創作），造成轟動。這場表演，鄭清文也和家人去觀賞，事後也不能免俗的，熱烈的討論了一番。

〈波麗露〉這首管弦樂（1928年創作）本來就是大家很熟悉和喜愛的。整首曲子只有一個旋律，我想聽過的人，應該都記憶深刻。「我的〈波麗露〉，會深深的刻印在你的腦海裡。」拉威爾本人這樣說過。²這首長達17分鐘的曲子，以單一的旋律，並且用一個壯麗的樂句作為休止。在國家戲劇院裡，你看著簡單的舞台設計，一個紅色的大圓桌，旁邊圍著一些靠背椅。燈光打在圓桌的中央，獨舞者隨著音樂明確的節奏，有力卻又柔軟的舞動著身軀。隨著音樂的進行，群舞者也漸漸加入。整個過程，你幾乎要摒住呼吸，直到燈光熄滅，再長長的呼出一口氣。

當然，要享受這樣一個表演，光是眼前所聽所見也許就夠了。直接去感受舞蹈的動作，律動，和音樂的美就夠了。不過如果你本來就瞭解〈波麗露〉舞曲的特色，而且也稍微瞭解法國舞者、編舞家和歌劇導演貝嘉（Maurice Bejart），瞭解他對音樂的感受，瞭解他對舞蹈和文化的看法，那麼我們不但可以「外行看熱鬧」（像是看〈天鵝湖〉時，只在乎黑天鵝的大迴轉，是否真的轉了三十二圈，看所謂「舞王」一分鐘可以

踢幾下腿），更可以「內行看門道」。

「什麼是舞蹈？」貝嘉自己說，「我的舞蹈，最重要的就是要和音樂、愛、以及人們現在有創意的成就，以及他們過去的人生歷程相遇，這一切在我身上化為耀眼的光芒」（“My ballets are, ahead of anything else, encounters with music, with love, with people whose creative achievements and past find a radiant embodiment in me.”）。他的舞蹈除了哲學理念，技術和視覺的多樣意念，還有很重要的就是華麗的色彩。而「生、死、愛情」則是他的三大主題。對他而言，舞蹈讓他成功的「將世界不同文化融匯一體，使之成為一種全新的、綜合性的、真實的全球化的語言」（引用2001年貝嘉舞團來台演出時，瑞士商務辦事處主任Jost Feer的話）。知道了這些，我們就可以多瞭解一點〈波麗露〉這支舞。知道觀賞的時候，要看哪裡，要看什麼。

現在再來加一點，我們來說人。以〈波麗露〉為例，大部分人最樂於稱道的表演，可能是當年貝嘉舞團的首席，傳奇舞者喬治·唐（Jorge Donn）的演出（也就是電影〈戰火浮生錄〉中演出蘇聯舞者努瑞耶夫這個角色的舞者）。不過事實上，貝嘉在1961年創作這齣舞，本是給女性舞者的。我有機會看過俄國首席舞者，被稱為Diva的馬雅·普利賽斯卡雅（Maya Plisetskaya）在1977年，以52歲的「高齡」，卻仍然優美有力的軀體演出這支舞。兩個優秀的舞者，兩種完全不同的表演方式。馬雅的〈波麗露〉是魅人的（這也符合〈波麗露〉舞曲原來的意涵），而喬治·唐的〈波麗露〉是震撼的。

如果我再說，貝嘉在1959年，在未經史特拉文斯基同意，也不被作曲家本人看好的情況下，創作了〈春之祭典〉，讓原作曲家大大的讚

揚，並且表示，從此以後貝嘉可以自由的使用他的任何作品來編舞。如果我再說，他除了與達利，以及三宅一生合作過服裝和舞台設計之外，在1997年為了紀念喬治·唐而創作的〈生命之歌〉（來台表演是2001年11月），特別委請Gianni Versace設計服裝，用單一、簡約，幾乎全白色，線條又充滿變化的設計，表現出對早逝的天才的紀念，和對生命的擁抱。很不幸的，Versace在完成這個創作的同年7月就被槍擊身亡。雖然這個震撼全球設計界的悲劇，非常令人惋惜，但也慶幸有這個作品留下來，表達設計家對生命最大的讚禮。如果我說，其實以〈波麗露〉創作編舞的藝術家很多，並不是只有貝嘉一人（其中包括尼金斯基的妹妹尼金斯卡）。如果我再說，貝嘉的〈波麗露〉的主角，其實是音樂的旋律，所以他的獨舞者可以是女性，也可以是男性，也有各種舞群組合。

完全不知道這些事情，當然並不妨礙我們去觀賞〈波麗露〉這支舞（看舞，又不用先經過某種檢定考試，才能買門票）。但是知道了這些，我相信同樣是看舞，就可能有更多的想法和更深的感受。

說了這麼多，我是想用這個例子來說明，雖然讀者的確可以對文學作品有自己的想法和看法。不過，對作者，對作者的成長過程，他的時代，和寫作的背景有所瞭解，應該也能讓讀者從更多的角度來思考作品。

如果上面的說法，基本上可以成立。那接下來的問題就是，要怎樣才能瞭解一個作家和他的想法呢？

比較直接的方式，當然就是透過閱讀相關的資料，或是訪問作者本人。不過想這樣做，遇到了鄭清文，卻變成一個高難度的工作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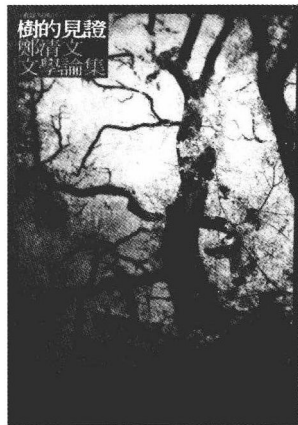
鄭清文說他自己的寫作奉行「冰山理論」的原則。冰山，只有八分

之一的體積浮出海面，其他八分之七隱藏在海面之下。想看到冰山的全貌，讀者好像就得自己潛入水中，才能知道水下冰山的形貌，和他的壯觀。大家一想就知道，一個奉行冰山理論的作者，有可能對訪問者仔仔細細的說明自己的創作理念，或是作品隱含的意義嗎？所以多年以來，雖然也有一些關於鄭清文的評論或是採訪的文章，我們可以看到這些訪談主要還是以評論者或是採訪者的看法居多，作者自己說得極少。

如果我們直接以作品來看，鄭清文的作品，通常只說一小部分，其他的就讓讀者自己去想。用他自己的話來說，就是「因為簡單，所以包含更多」。這點我是同意的。因為從我的本行認知心理學的學習理論來看，只有經過讀者自己想過的東西，才會成為讀者思想的一部分（我們叫作「內化」）。提供給讀者過多的資訊，往往也同時剝奪了讀者思考和形成自己想法的機會。

所以，無論透過訪談，或是直接看作品，鄭清文都是一個寡言的人，很不好瞭解。倒是在這次的研討會中，鄭清文發表了一篇名為〈樹的見證〉的論文（收入麥田出版，《樹的見證：鄭清文文學論集》中）。我想，這篇文章某種程度上也表達了他對文學的基本態度。台灣多山、多森林。樹不但是台灣的代表，也是生命的象徵。他以樹為名，談他對台灣，對文學的想法。

在這篇文章中他談到自己早年的閱讀經驗。從契訶夫的〈山谷〉開始，他談到閱



研討會論文集《樹的見證》。